

作品

鏞城

得獎者

小冰

小冰，本名郭宏昇，一九八〇年生，南華大學社會學碩士，現任公職。曾獲第十屆林榮三小品文獎、聯合文學新人、聯合報、六度林語堂、瀚邦文學獎等獎項。六年前兒子才一歲，好不容易得到此獎，卻因他突然拉屎導致錯過了大合照，這次除非我失禁，不然一定要照到。兒子，你老子可是很努力在浮出水面啊。

得獎感言

雖然我是個世俗的人，一樣透過無數的考試與競爭，才爬到這樣的四十歲。但我非常厭惡文中所述的菁英主義，那種自以為擁有可以論斷他人生命、住豪宅總以為大家得爭相幫他提行李的虛假權力，趁著得獎，只想對○○社區不認識的某住戶以及跟他一樣的人說，您為什麼不去死一死呢？

抱歉，我粗俗了。



鏽城

記得小時候，都市開發還沒這麼劇烈之前，家的旁邊就是一座廢棄的工廠，每當下雨前後，頹圯的鐵皮屋就會很明顯飄散出一股鐵鏽的氣味，紅褐色的水流匯聚成河，順著低地向家的方向流來，叢生的芭蕉葉像極了每把破損的雨傘，任憑雨滴胡亂拍擊出一聲聲鳴鳴。

這樣的風水應該不會太好，說也奇怪，在那座工廠確定被拆除、要興建成社區型住宅之前，我的確身處傷病，意外不斷，先是跳床跌落撞到桌角導致嘴巴撕裂傷，再來被頑童丟出的磚頭砸到頭部渾身浴血，血腥與鐵鏽味相互混雜，牢牢塞進身體器官，因此，我的鼻腔之中長期都有鐵鏽味。父親終於找來風水老師，看看環境，看看我，看這個兒子未來有沒有出息，是否命帶破軍，如何化解。

「你兒子長大後有機會從事處理別人傷病的工作。」

是醫生嗎？還是消防員？或是藥師？老師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。

隨著工廠在小學六年級那年被拆除，我的傷病史果真稍事平復，鼻腔裡揮之不去的氣味跟風水師的諭示一樣逐漸淡薄，但成績真的不怎麼樣的我，當然也不可能成為醫師。

街景變得光明，強調鋼骨、耐震防火建材的高級大樓櫛比鱗次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，連城市都健康了起來，而我則投入社會工作，某方面來說，也算是處理人們生命中的病灶吧。

那天，爲了一個採訪案件，和記者一起來到台北某豪宅前，打算記錄會是流浪漢的個案現在找到社區清潔工作，自力更生的畫面，事前也徵求主委的同意，在外圍街道拍攝，不影響住戶生活。才剛架好攝影機，一位住戶便頻頻觀望，爾後終於忍不住上前詢問，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由我低調說明來意之後，他只冷冷地說了一句，「那不就知道是哪個地方了？如果影響房價怎麼辦？」攝影師表示會進行後製，也不會拍出社區名稱，那位先生才轉身，不情願地用感應卡開啓一扇看似檜木鑄造的巨型大門進去。

時隔數月，認識的社工告訴我，那位個案又回到中途之家，因爲在那次採訪露出之後，他任職的清潔公司接到了住戶的抗議，說爲什麼讓曾經流落街頭的人在社區工作，「擔心對於住戶造成治安疑慮」，於是將他辭退，再度面臨失業。

霎時，我又嗅到鼻腔中的鐵鏽味。

那是被一記重拳正中鼻梁的感覺，交揉著城市生鏽的味道，某座高級社區正以光速腐敗的速度流出大量紅水，沿著高峰往旁人的低地橫流，無傘也無芭蕉葉的人們只能任憑雨滴胡亂拍擊，擠出一聲聲嗚嗚。

看來得再想想化解的辦法了。



冷血

蔡逸君

血有鐵鏽味，落敗的廢棄工廠，新建的鋼骨文明，都有這種氣味。哪一個更鏽更血腥呢？不只看表面，也看誰更冷血吧。